

这间诊所主打“书目治疗”，以小说入药，药品包含“巴尔扎克止痛膏”“托尔斯泰止血带”“萨拉马戈药膏”“普鲁斯特牌泻药”等。诊所的药品没法到药店配，而是要到书店或者图书馆找。无论是打嗝、谢顶等生理问题，还是焦虑、孤独等心理病症，抑或是生离死别等人生挑战，只要对症下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现代病。

以上所说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以《小说药丸》这本文学诊疗指南为基础设置的“小说诊疗所”。近日，系列文化沙龙“文景艺文季”在北京举办，“小说诊疗所”就地开张。

自查自诊 对症下药

《小说药丸》是一份另类的书单，作者埃拉·伯绍德和苏珊·埃尔德金在英国作家阿尔·德波顿开办的“人生学校”(The School of Life)里，以文学书目为治疗手段，为全世界客户开处方。这盒小说药丸，由5年“临床治疗”的经验 and 两千年文学史中的“珍贵药材”——700多部小说炼制而成。作者以“药效”为主题对每本书的内涵概括提炼、归纳分类，对应各种“病症”，读者可以自查自诊，有针对性地阅读。

《小说药丸》责任编辑陈欢欢介绍，开办“小说诊疗所”是为了跟读者进行近距离交流，用轻松有趣的形式把这本书推荐给读者，“很多读者得知活动只持续两天后表示遗憾，因此我们考虑在其他城市做“巡诊””。

针对一些生理疾病，书里开具的药方是带有幽默药引的。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制成了治疗“牙痛”的良药，因为里面的渥伦斯基曾患有牙痛；又如用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项塔兰》来治疗“便秘”，通过对孟买贫民窟露天厕所的描写，刺激“患者”肠胃蠕动。

《小说药丸》收录的病症更多是“心病”，如虚衰、寂寞、拖延症、爱无能等。开篇的第一个病例便是“唉，21世纪”——“现代人对本世纪独有的不适感，来自期待和现实的落差”。作者开出的药丸是伯努瓦·迪特尔特的《小女孩与香烟》和加里·施特恩加特的《爱在长生不老时》。

后者是一部反乌托邦式的爱情罗曼史，

“小说诊疗所”：用阅读治现代病

◆ 林英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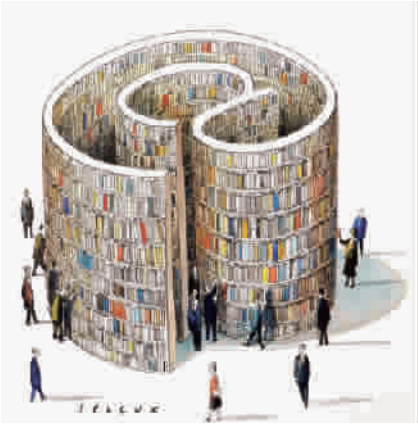
这是一间另类的诊所：没有白大褂，也没有配药房；诊所门口竖着一块大黑板，供病友们交流病情；诊所内的主要陈设是几排木制药柜，每格药柜外贴着一一种病症的名称，内有处方，患者根据自身症状自助取药。

倘若从“知晓未来生活必定绝望，我们就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角度去看待当下，那么我们就该不再哀叹21世纪了。在诊所“坐诊”的编辑表示，治疗焦虑、拖延症、人生无意义、压力等“病症”的药方最为抢手。

如果读者忙到连翻开这本书的时间都没有，可向《三十九级台阶》求助。主角汉内一边逃离杀手的追捕，一边调查间谍组织，小说情节紧凑，不仅让你读得欲罢不能，或许还会质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忙。

小说药效 因人而异

读者张丹丹认为这样一种心理药方很有意思，“今后遇到类似问题会尝试一下”。对另一名读者来说，看小说可以“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以治疗“愤怒”的《老人与海》为例，当看到主人公圣地亚哥与鲨鱼殊死搏斗，董铭觉得自己的情绪释放



了。在路遇“路怒症”或遇上不公之事之时，把自己代入到主人公所处的状态，在虚拟中体验一把直面风暴的酣畅淋漓，感到郁结之气会消散不少。但他也表示，每个人的生活史不同，有的人对药方可能会有“抗体”，完全依靠小说治病要慎重。

在“小说治愈”论坛上，编剧史航调侃，文学对人的治愈过程不一定是佛光普照，有时候是粗暴碾压，专治各种不服。有的小说让人看得灰心丧气，无论你多么趾高气扬，被文字冲击后，瞬间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安静了。

在台湾小说家伊格言看来，小说不是为每个读者量身定做，也做不到令读者身临其境，所以小说治愈作用在不同读者身上有所差异。“当你读了一本悲惨的小说，会觉得非常沮丧，当然就没有治愈功能。如果另一个人读完觉得不那么沮丧，可能觉得非常受鼓励，因为他发现有人过得比他更惨。”

30.刘云翔受邀在邓家休养

第二天上午，蒯佩瑶早就来到医院，给刘云翔带来了家里熬的银耳莲子羹、吉祥的包子，一盅豆浆，两根油条。病房里很安静，今天她抢在蓝姐的前面，昨天魏蓝带来了红枣泥稀饭，刘云翔吃得很开心。

“海哥，早上好。昨晚睡得好么？”在没有外人时，她总是亲昵得如同回到了单纯美好的从前。蒯佩瑶摆开带来的东西，刘云翔忙说：“我自己来吧，佩瑶，医生说我可以出院去休养了。”蒯佩瑶强压心中的激动，脸色潮红，目光凌乱起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荣军疗养院我是不打算去的，太吵。魏蓝小姐说，她可以帮我在乡间找一处安静的院子。”蒯佩瑶的脸阴沉下来了。“哪个给你做饭、洗衣呢？你的腿还不方便走路吧。”“请个佣人就行了。”“我家佣人一大堆，再加上一个我，难道还伺候不了你？”“我不要人伺候，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更不想……搅乱人家的生活。”“海哥哥啊，是哪个搅乱了我们的生活呢……”蒯佩瑶一声“海哥哥”，眼泪就下来了。“瑶妹，别这样。那……那么，你说该怎么办？”蒯佩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跟我回家。你怕啥子嘛？都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啥子好怕的！再说，你邓大哥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家养伤的。”

邓子儒亲自带车来接刘云翔，邓府今天大宴宾客为刘云翔接风压惊。贵宾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著名诗人艾青先生，话剧界的名流应云卫、吴祖光、欧阳予倩、洪深、陈鲤庭、金山、陈波儿、白萍、舒绣文等，还有国泰剧院的老板夏云瑚先生以及几家报社的总编、主笔，可以说几乎囊括了陪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邓子儒希望借此向这些文化大家们表明，自己并不是玩票的，也是个热心抗战文化事业的重庆人，他要写的话剧，是有生活有原型的。蒯佩瑶只请了一个客人，这就是魏蓝。她以为魏蓝不会来，但是她来了，似乎是从箱子底翻出了最好的一件旗袍，作了最精心的打扮。不过跟今天到场的女宾们比起来，魏蓝还是显得土气，以至于蒯佩瑶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勇敢。

学者止庵说：“越是负能量的书对我就越有正能量，越是灰暗的书对我就越光明，越是消极的书对我就越积极，因为我从中得到了人生的一种勇气。”

最能治愈止庵的作家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生活不顺时看看太宰治笔下处境悲惨的主人公，“给我一种安全感，就像排着一长队，后面还有个兜底的人”。他补充，小说最大的作用其实是治愈作者，作家需要跟人倾诉，通过写作，与读者产生共鸣，既治了读者的病，也间接治了自己的病。

心理投射 获得力量

是药便会有其副作用，《小说药丸》书上特地注明了“不良反应”：“偶见过度沉迷此书引发的废寝忘食等。”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作者所开书目太多，加深了好书读不完的焦虑感。

有趣的是，别册《特殊病例》上有“觉得世上的书怎么也读不完”这一条目，此症对应的药方却是《小说药丸》：“解决之道就在严格选书，毕竟阅读时间已经得来不易，你绝不想浪费宝贵时光在平庸甚至粗劣的书上，务必坚守‘非好书不读’原则。想在一望无际的文学丛林找到明路，《小说药丸》是个不错的起点。”

这个死循环真是本书最大的漏洞，亦是读书的乐趣所在，与书一同游历世界，永无止境。

劳伦斯曾说：“人将自身疾患投射至书本中——在书中重复并再现自己的七情六欲，如此学会主宰。”这可谓是《小说药丸》之疗效的最佳诠释。人生的万般可能，《小说药丸》都替我们想在前头。小说里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的变幻与我们或相似或不同，穿梭其中，能帮助我们思考。

正如作者所说，“有些小说的魔力在于故事情节，有些是文字的安抚力量，有些则是角色所提供的某种想法或态度具有疗效”。读到最后便明了，真正能够医治我们的不是小说，而是经由阅读过程、经由故事的点拨渐渐平复的心，这种阅读的力量才是解决生活之病痛的“药丸”。

摘自《中国青年报》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29.雷士德终于迎头赶上

我这里仅举雷士德在南京路的地产作个说明。开埠以来，四分地之南，由东向西的这个狭长区域，最初是霍格们纵情驰骋的地方，花园弄的称谓一下还附上了马路一说。随后，日渐繁荣，日渐喧嚣，来自西方的四大商业公司先开在这里，后来，市面越做越大，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民国二十二年，也即1933年左右，南京路地价每亩已高达白银21.4万两，比公共租界的黄金地域高出百分之六十二，南京路最昂贵的地皮价为靠近外滩的转角地方，即现在的和平饭店和和平饭店南楼地皮，每亩白银为36万两。这个价格比国际饭店地基高出百分之一百八十八，比百老汇大厦地基高出百分之三百五十，如果将这些银子换成银元，35万两银子换成的银元堪堪铺满一亩土地，场景怪异而华丽。

1869年，雷士德抵达上海两年之后，也是他代表工部局正对沮洳之地的上海滩涂作着测绘之时，南京路的地产大户如下排名：第一名为史密斯，有地7块，面积131亩；第二名为霍格兄弟，有地5块，面积为44亩；第三名为沙逊家族，有地4块，面积为33亩。

这年份还轮不上雷士德，雷士德还在默默积蓄自己的力量。

1882年，雷士德与上海滩曾经的第一地产大户史密斯有了联手，而这年份史密斯有可能已回英国老家，史密斯洋行的一大摊子业务、一大箩筐家产统统交到雷士德手中，也在这时，上海南京路呈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壮景象，地产大户有了重新排名：第一名为沙逊家族，有地5块，面积为51亩；第二名为霍格兄弟，有地4块，面积为34亩；第三名为汉璧礼，有地5块，面积为30亩。

1896年，经过20多年努力，雷士德终于迎头赶上。此时南京路上地产大户的排名是这样呈现的：第一名为沙逊家族，有地9块，面积61亩；第二名为汉璧礼，有地6块，面积28亩；

第三名为雷士德，有地2块，面积为14亩。

土地虽然只有两块，面积也只有14亩，与老大、老二相比，老三雷士德被他们落下不止一个身段，但他已经坐稳上海滩地产大户的这把椅子，在上海总会，那些口中衔着粗大的雪茄烟的大班，一边透过玻璃窗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与白帆，一边时不时地会将雷士德的名字挂在嘴边，显然，雷士德在那些年中已经是这座城市显要。

1924年，雷士德已高龄84，数年前，他从德和洋行退休，经常独自在怡和洋行门前的那段江堤边缓缓踱步，他人注意到雷士德的脸上常带一份得意神色。不过，窥视者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目光里有格外的凝重，更带上多少沉思。是的，也许，远方，家乡，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南安普顿，经常地萦绕在他的脑际深处了，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来日不多，内心充满离别这个活色生香世界的悲凉，不过，正是那个年份，他攀上了南京路地产大户的巅峰，没有坐上皇位，但已足够显赫，锦绣荣华、钟鸣鼎食。请看记录：第一名为哈同，有地13块，面积为86亩；第二名为雷士德，有地7块，面积为27亩；第三名沙逊家族，有地3块，面积为19亩。

自1924年到1933年，将近十年，雷士德将曾经显赫一时的沙逊家族紧压身下，虽说他也始终不曾赶上哈同，欧司·爱·哈同实在太厉害了，作为上海地产界的巨子，他一无二，无法超越也无法企及。但雷士德也足够伟大，10年时间，在上海南京路，牢牢把持地产大户第二位，且位置无人撼动。但是，假如将南安普顿逃亡家族诅咒而来的雷士德只是当做一个积攒了大量金钱的人，那就将他等同于宝顺、怡和洋行的大班们，等同于威尔斯或阿斯脱豪夫·礼查这样的人物。雷士德在上海做的事情可要多得多，他对第二上海最后凤凰涅槃成世界第六或第七大都会，起着扛鼎作用。

可以这么说，自始至终，雷士德都不曾忘记自己是个建筑师，在他的德和洋行团队中，有着克内维特，此君是制作上海租界地图的三位土木建筑师之一，真正的建筑界老手；有着约翰逊，此君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准会员，一把好手；有着马立斯、莫汉和鲍斯威尔，最后一位设计了对这部上海大历史富于意义的雷士德工学院。

重庆之眼



范稳

刘云翔没有料到邓家会搞这样大的排场，他显得很拘谨，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好。几个月前的端午节，他是作为英雄簇拥在名流们中间，现在他算什么呢？一个拄着拐杖的败将而已。尽管人们并不这样看，仍然带着崇敬的热情欢迎他。

晚宴结束后，便是一场家庭舞会，刘云翔只能坐在一边观看。蒯佩瑶陪他坐了一会儿，便不断被男宾们请去跳舞。这样的舞会怎么能少了女主人呢？你去吧，别管我。他反复对她说，她才依依不舍地走下舞池。留声机里放着欢快优雅的华尔兹，西装革履的男人们和裙裾翻飞的女士们歌尽桃花、翩翩起舞。刘云翔发现魏蓝孤身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落落寡合的样子，几个男士请她跳舞都被她婉拒了。他发现她的眼睛在偷偷注视他，可她仿佛没有勇气走过来。在这个名流云集的场合，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普通人。但她似乎比他更能适应，中场茶歇时，魏蓝展示了她的交际才能，她和老舍先生谈论他的小说，向他反映读者们的意见，就某本书的封面提出自己的建议，说得老舍先生不断点头称是。在刘云翔的最初印象中，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子只是个严谨有余、活泼不足的小老乡。但有的女人，她们自有一种隐藏的能量，与相貌无关，与身世无涉，她们就是你身边的简爱。独立、反叛、矜持，有个性、有追求、有尊严。在病床上他不是没有感受到从魏蓝身上发射出来的爱的气息，他很想告诉她，我们不在一个通讯频道上。追求他的女子何其多，但他有自己的频道，尽管频道那一头，已然是一场错误。

他看见在舞场中旋转的蒯佩瑶，那流波一样的眸子总是望向他这边。这个女人在别人怀里，但她时时在暗示你，她是属于你的。一堆干柴下面埋了火种，时间的流逝、风雨的吹打、尘世的掩埋都没有让它熄灭，谁还能阻止它的燃烧？日本飞机在天空中用死亡编织的火网，你要去撕破它，只能以命相拼；人间男女感情纠缠的情欲之网，刘云翔尚不知道该如何去挣脱它，只能相信：活着，爱就不会死，死了，爱还存在。